

曹禺 ● 著

雷雨

雷雨

四幕悲剧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曹禺●著

雷雨

雨

四幕悲劇

中國現代名劇叢書

## 序幕

景——一间宽大的客厅。冬天，下午三点钟，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

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满是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有一扇门，通着现在的病房。门面的漆已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配起那高而宽，有黄花纹的灰门框，和门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饰，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深紫的绒幔，半拉开，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左边也开一道门，两扇的，通着外间饭厅，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颜色更深老；偶尔有人穿过，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会发着一神久磨擦的滑声，像一个经过享少事故，很沉默，很温和的老人。这前面，没有帷幔。门上税落，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靠中间门右的右面，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凹进去的空隙是菱角形的。划着半圆。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每棱角一扇长窗，很玲瓏的；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可以放着东西，可以坐；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祈纹的厚绒垂幔，拉拢了，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看不见窗户同阳光，屋子里阴沉沉的，有些气闷。开幕时，这帷幕是关上的。

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久失修，暗得褪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限富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媒人，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右边门左侧，挂一张画轴；再左，近后方，墙角抹式三四尺的平面，倚的那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两只白饭碗，都搁在旧黄铜盘上。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在上面，和柜平行的，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古董一类的精巧的个东西，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白床单等物，刚洗好，还没有放进衣柜去。在正面，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已圆凳。壁龛之左（中门的右面），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菜桌。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墙上是大而旧的古油画，中门左面立一只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里面原为放古董，但现在空空空的，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离左墙角下远。与角成九十度，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沙发后是只长桌，前面是一条短几，都没有放着东西。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左墙靠墙略凹进，与左右墙成一直角。凹进处有一只茶几，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茶几旁，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上面对放着，但是略抖地，两张大沙发；中间是个圆桌，铺着白桌布。

（开幕时，外面远处有钟声。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最好是Bach: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lvenait Dornini Nomini——①）  
屋内寂静无人。

（移时，中间闪闪地缓缓推开，姑奶奶甲（寺院尼姑）进来，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头束着雪白布巾，蓬起来像荷兰乡姑，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衣袍几乎拖在地面。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腰间悬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她安静地走进来，脸上很平和的。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姑奶奶甲（和蔼地）请进来吧。

（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进门脱下帽子，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他的下额有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进门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衰弱地咳嗽两声。外面乐声止。

姑奶奶甲（微笑）外面冷得很！

老人（点头）恩——（关心地）她现在还好么？

姑奶奶甲（同情地）好。

老人（沉默一时，指着头）她这儿呢？

姑奶奶甲（怜悯地）那——还是那样。（低低地叹了一口气）

老人（沉静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

姑奶奶甲（矜怜地）您先坐一坐，暖和一下，再看她吧。

老人（摇头）不。（走向右边病房）

姑奶奶甲（走向前）您走错了，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您的太太在楼上呢。

老人（停住，失神地）我——我知道，（指着右边病房）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

姑奶奶甲（和气地）我不知道。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人（迷惘地）嗯，也好。

姑奶奶甲您跟我上楼吧。

（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

（屋内静一时。外面有脚步声。姑乙领两个小孩进。姑乙除了年轻些，比较活泼些，一切都与姑甲相同。进来的小孩是姊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整个是胖圆圆的。姐姐有十五岁，梳两个小辫，在背后摆着；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二人在一起，姐姐是较沉着些。走进来的时节姐姐在前面。

姑奶奶乙（和悦地）进来，弟弟。（弟弟进来望着姐姐，两个人只呵手）外头冷，是吧。姐姐，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

姊姊（微笑）嗯。

弟弟（拉着姐姐的手，窃语）姐姐，妈呢？

姑奶奶乙你妈看完病就来，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好吧，（弟弟的眼望姐姐）

姊妹（很懂事地）弟弟，这儿我来过，就坐这儿吧，我跟你讲笑话。（弟弟好奇地四面看）

姑奶奶乙（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对了，叫姐姐跟你讲笑话，（指着火）坐在火旁边讲，两个人一块儿。

弟弟不，我要坐这个小凳子！（指中门左柜前的个矮凳）

姑奶奶乙（和气地）也好，你们就坐这儿。可是（小声地）弟弟，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闹！楼上有病人——（指右边病房）这旁边也有病人。

姊、弟（很乖地点头）嗯。

弟弟（忽然，向姑乙）我妈就回来吧？

姑奶奶乙对了，就来。你们坐下，（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乙）不要动！（望着他们）我先进去，就来。

（姊、弟点头，姑乙进右边病房，下。

弟弟（向姊）她是谁？为什么穿这样衣服？

姊姊（很世故地）尼姑，在医院看护病人的。弟弟，你坐下。

弟弟（不理地）姐姐，你看，你看！（自傲地）尔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

姊姊（瞧不起地）看见了，你坐坐吧。（拉弟弟坐下，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

（姑甲由左边厅进。直向右角衣柜走去，没看见屋内的人。）

弟弟（又站起，低声，向姊）又一个，姐姐！

姊姊（低声）嘘！别说话。（又拉弟弟坐下）（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将长几上的白床单，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

（姑乙由右边病房进。见姑甲，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

姑奶奶乙（向姑甲，筒截地）完了？

姑奶奶甲（不明白）谁？

姑奶奶乙（明快地，指楼上）楼上的。

姑奶奶甲（怜悯地）完了，她现在又睡着了。

姑奶奶乙（好奇地询问）没有打伤人么？

姑奶奶甲没有，就是大笑了一场，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奶奶乙（呼出一口气）那还好。

姑奶奶甲（向姑乙）她呢？

姑奶奶乙你说楼下的？（指右面病房）她总是那样，哭的时候多，不说话，我来了一年，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

弟弟（低声，急促地）姐姐，你跟我讲笑话。

姊姊（低声）不，弟弟，听她们说话。

姑奶奶甲（怜悯地）可怜，她在这儿九年了，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欣喜地）对了，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

姑奶奶乙（奇怪地）怎么？

姑奶奶甲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

姑奶奶乙（惊讶地）哦，今天三十？——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到这房子里来。

姑奶奶甲怎么，她也出来？

姑奶奶乙嗯，（多活地）每到腊月三十，楼下的就会出来，到这屋子里；在这窗户前面站着。

姑奶奶甲干什么？

姑奶奶乙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没有回来，可怜，她的大夫也不在了——（低声地）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

姑奶奶甲（自己以为明白地）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总要问一问楼下的。——我想，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

姑奶奶乙（虔诚地）圣母保佑他。（又放洗物）弟弟（低声，青求）姐姐，你跟我讲半个笑话好不好？

姊姊（听着有兴趣，忙摇头，压迫地，低声）弟弟！

姑奶奶乙（又想起一段）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卖给医院呢？

姑奶奶甲（沉静地）不大清楚。——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

姑奶奶乙（惊讶）真的？

姑奶奶甲嗯。

姑奶奶乙（自然想到）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奶奶甲说是呢，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

姑奶奶乙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弟（抗议地，高声）姐姐，我不爱听这个。

姊姊（劝止他，低声）好弟弟。

弟弟（命令地，更高声）不，姐姐，我要你跟我讲笑话！

（姑奶奶甲、姑奶奶乙回头望他们。）

姑奶奶甲（惊奇地）这是谁的孩子？我进来，没有看见他们。

姑奶奶乙一位看病的太太的，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

姑奶奶甲（小心地）别把他们放在这儿。——万一把他们吓着。

姑奶奶乙没有地方；外头冷，医院都满了。

姑奶奶甲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万一楼上的跑下来，说不定吓坏了他们！

姑奶奶乙（顺从地）也好。（向姊、弟，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姐姐，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我就找你们的妈来。

姊姊（有礼地）好，谢谢你！

〔姑奶奶乙由中门出。〕

弟弟（怀着希望）姐姐，妈就来么？

姊姊（还在怪他）嗯。

弟弟（高兴地）妈来了！我们就回家。（拍掌）回家吃年夜饭。

姊妹弟弟，不要闹，坐下。（推弟弟坐）

姑奶奶甲（关上柜门向姊弟）弟弟，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我上楼去了。

（姑甲由左面饭厅下。）

弟弟（忽然发生兴趣，立起）姐姐，她干什么去了？

姊姊（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

弟弟（急切地）谁是楼上的？

姊姊（低声）一个疯子。

弟弟（直觉地臆断）男的吧？

姊姊（肯定地）不，女的——一个有钱的太太。

弟弟（忽然）楼下的呢，

姊姊（也肯定地）也是一个疯子——。（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你不要再问了。

弟弟（好奇地）姐姐，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

妹妹（心虚地）嗯——弟弟，我跟你讲笑话吧！有一年，一个国王——

弟弟（已引上兴趣）不，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这三个人是谁？

姊姊（胆怯）我不知道。

弟弟（不信，伶俐地）嗯！——你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姊姊（不得已地）你别在这屋子里问，这屋子闹鬼。

[楼上忽然有乱淬东西的声音，铁链声，足步声，女人狂笑，怪叫声。

弟弟（略惧）你听！

姊姊（拉着弟弟手紧紧地）弟弟！（姊、弟抬头，紧张地望着天花板）

（声止。

弟弟（安定下来，很明白地）姐姐，这一定是楼上的！

妹妹（害怕）我们走吧。

弟弟（倔强）不，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我不走。

姊姊你不要闹，回头妈知道打你！

弟弟（不在乎地）嗯！

[右边门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在屋中停一停，眼睛像是瞎了。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由帷幔隙中望一望，又踱至台上，像是啼听什么似的。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

弟弟（平常的声音）这是谁？

姊姊（低声）嘘！别说话。她是疯子。

弟弟（低声，秘密地）这大概是楼下的。

姊姊（声颤）我，我不知道。（老妇人躯干无力，渐向下倒）弟弟，你看，她向下倒。

弟弟（胆大地）我们拉她一把。

姊姊不，你别去！

[老妇人突然歪下去，侧面跪倒在舞台中。台渐暗，外面远外合唱声又起。

弟弟（拉姊姊向前，看老太婆）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是怎么回事？这些疯子干什么？

姊姊（倒惧怕地）不，你问她，（指老妇人）她知道。

弟弟（催促地）不，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

妹妹（急迫地）我告诉你问她呢，她一定都知道！

[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舞台全暗，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

（弟弟声：（狠清楚地）姐姐，你去问她。

（姊姊声：（溉声）不，你问她，（幕落）你问她！

大弥撒声。































## 第二幕

（午饭，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潮湿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望望花园，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偷偷走到书房门口，书房里是空的，也没有人。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他放下心，又走到窗户外开窗门，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三声“四凤”！一时，好像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渐移渐近，他又缓缓地叫一声“凤儿”？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萍，是你么？”萍就把窗门关上。〔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

周萍（回头，望着中门，四凤正从中门进，低声，热烈地）凤儿！

（走近，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不，（推开他）不。不。（谛听，四面望）看看，有人！

周萍没有，凤，你坐下。（推她到沙发坐下）

鲁四凤（不安地）老爷呢？

周萍在大客厅会客呢。

鲁四凤（坐下，叹一口气。望着）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萍 嗯。

鲁四凤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鲁四凤（想一下）哦，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萍 父亲就是这个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鲁四凤（怯懦地）我——我怕得很。

周萍 怕什么？

鲁四凤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说过，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周萍（摇头，深沉地）可怕的事不在这儿。

鲁四凤还有什么？

周萍（忽然地）你没有听见什么话？

鲁四凤什么？（停）没有。

周萍 关于我，你没有听见什么？

鲁四凤没有。

周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鲁四凤（不愿提）没有——你说什么？

周萍 那——没什么！没什么？

鲁四凤（真挚地）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刚才，我听你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周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

鲁四凤（爽直地）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周萍 因为（笑）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鲁四凤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说不定今天要辞掉我。

周萍（没想到）她要辞掉你，——为什么？

鲁四凤你不要问。

周萍 不，我要知道。

鲁四凤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也许是我瞎猜。（停）萍，你带我去好不好？

周萍 不。

鲁四凤（温柔地）萍，我好好地侍候你，你要这么一个人。我跟你缝衣服，烧饭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周萍 哦，我还要一个女人，跟着我，侍候我，叫我享福？难道，这些年，在家里，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

鲁四凤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周萍 凤，你看得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你这不是孩子话吗？

鲁四凤萍，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周萍（急躁地）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哼，我怕，我怕什么？（管不住自己）这些年，我做出这许多的……哼，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哼，让大家说吧，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

鲁四凤（安慰地）萍，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怨你的。

（想）

周萍（平静下来）你现在想什么，

鲁四凤我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周萍 你等着我。

鲁四凤（苦笑）可是你忘一个人。

周萍 谁？

鲁四凤他总不放松我。

周萍 哦，他呀——他又怎么样？

鲁四凤他又把前一月的话跟我提了。

周萍 他说，他要你？

鲁四凤不，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周萍 你呢？

鲁四凤我先没有说什么，后来他逼着问我，我只好告诉他实话。

周萍 实话？

鲁四凤我没有说旁的。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

周萍 他没有问旁的？

鲁四凤没有，他倒说，他要供给我上学。

周萍 上学？（笑）他真呆气！——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

鲁四凤你知道我不喜欢，我愿意老陪着你。

周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并且我做过多见不得人的事。

鲁四凤萍，你不要同我瞎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他是个孩子，老是这样装着腔，对付他，我实在不喜欢。你又不许我跟他说明白。

周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谈。

鲁四凤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你的神气，偏偏——

周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哪怕他是我的弟弟，我也不情愿的。

鲁四凤你看你又扯到别处。萍，你不要扯，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你要跟我说明白。

周萍 我对你怎么样？（他笑了。他不愿意说，他觉女人们都有些呆气，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他心里隐隐有些痛）要我说出来？（笑）那么，你要我怎么说呢？

鲁四凤（苦恼地）萍。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你还这样欺负人。

周萍（他不喜欢这样，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哦！（叹一口气）天哪！

鲁四凤萍，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没有你就没有我。我父亲，我哥哥，我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抽咽）

周萍 四凤，不，不，别这样，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鲁四凤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哭）还有，……

周萍 不，凤，你不该这样疑心我。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

鲁四凤不，我妈今天回来。

周萍 那么，我在外面会一会好吗？

鲁四凤不成，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

周萍 不过，我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鲁四凤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

周萍 孩子！那怎么成？

鲁四凤那么，你——你叫我想想。

周萍 我完要一个人离开家，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把你接出来。

鲁四凤（看着他）也好，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我想，那两间房子，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周萍 那么，我来还是先吹哨，（吹一声）你听得清楚吧，

鲁四凤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周萍 不要来？

鲁四凤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里一定有许多人。

周萍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鲁四凤嗯，十一点。

（鲁贵由中门上，见四凤和周萍在这里，突然停止，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鲁贵 哦！（向四凤）我正要找你。（向萍）大少爷，您刚吃完饭。

鲁四凤找我有什么事？

鲁贵 你妈来了。

鲁四凤（喜形于色）妈来了，在哪儿？

鲁贵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说着话呢。

（四凤跑向中门。

周萍四凤。见着你妈，跟我问问好。

鲁四凤谢谢您，回头见。（凤下）

鲁贵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么？

周萍 嗯。

鲁贵 让我送送您。

周萍 不用，谢谢你。

鲁贵 平时总是您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我同我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周萍（笑）你又没钱了吧？

鲁贵（奸笑）大少爷，您这可是开玩笑。——我说的是实话，四风知道，我总是背后说大少爷好的。

周萍 好吧。——你没有事么？

鲁贵 没事，没事，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您知道，四凤的妈妈来了，楼上的太太要见她。……

（黎漪由饭厅门上，鲁贵一眼看见，话说成一半，又吞进去。）

鲁贵 哦，太太下来了！太太，您病完全好啦？（黎漪点一点头）

鲁贵 直惦记着。

周黎漪好，你下去吧。

（鲁贵鞠躬由中门下。）

周黎漪（向萍）他上哪儿去了？

周萍（莫名其妙）谁？

周黎漪你父亲。

周萍 他有事情，见客，一会儿就回来。弟弟呢？

周黎漪他只会哭，他走了。

周萍（怕和她一同在这间屋里）哦。（停）我要走了，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走向饭厅）

周黎漪回来，（萍停步）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周萍 什么事。

周黎漪（阴沉地）有话说。

周萍（看出她的神色）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

周黎漪嗯。

周萍 说吧。

周黎漪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周萍（躲避地）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

周黎漪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周萍 我明白你。（强笑）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

周黎漪萍，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下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这样，我已经很苦了。

周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周黎漪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周萍（不得已地）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周黎漪很明白。

周萍 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周黎漪（低沉地）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而轻轻地忘周萍我最对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说。

周黎漪（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萍（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黎漪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周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眼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黎漪（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萍 黎漪，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不过我们这一支，除了我，……

周黎漪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

周萍 你不要乱说话。

周黎漪萍，你再听清楚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周萍（惊异而无主地）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周黎漪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指桌上相片）你就是这年青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又不爱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周萍 你，你，你简直……——好，好，（强笑）我都承认。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周黎漪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周萍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周黎漪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什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天伦的罪也干。

周萍 你忘了。那是我年青，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

周黎漪你忘了，我虽然比你只大几岁，那时，我总还是你的母亲，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

周萍 哦——（叹一口气）总之，你不该嫁到周家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

周黎漪对了，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

周萍 年青人一时糊涂，做错了的事，你就不肯原谅么？（苦恼地皱着眉）

周黎漪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周萍那，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

周蘩漪（一字一字地）我希望你不要走。

周萍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周蘩漪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放在家里？

周萍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周蘩漪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周萍（冷冷地）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周蘩漪（不曾想到他会说这一句话，呆了一下）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这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周萍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周蘩漪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

周萍这么解释上未尝不可。

周蘩漪（冷冷地）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笑）父亲的儿子？（狂笑）父亲的儿子，（狂笑，忽然冷静严厉地）哼，都是些没用的，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

周萍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同你详细解释过，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我告诉你，我厌恶。我负起我的责任，我承认我那时的错，然而叫我犯了那样的错，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我的态度，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走向饭厅门）

周蘩漪（沉重的语气）站着。（萍立住）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不是请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屋子说的，（停，难过）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侮，你可以想一想。

周萍我已经想得很透彻，我自己这些天的痛苦，我想你不是不知道，好，请你让我走吧。

（周萍由饭厅下，蘩漪的眼泪一颗颗地流在腮上，她走到镜台前，照着自己苍白色的有皱纹的脸，便嚶嚶地扑在镜台上哭起来。

（鲁贵偷偷地由中门走进来，看见太太在哭。

鲁贵（低声）太太！

周蘩漪（突然站起）你来干什么？

鲁贵鲁妈来了好半天啦。

周蘩漪谁？谁来了好半天啦？

鲁贵我家里的，太太不是说过要我叫她来见么？

周蘩漪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鲁贵（假笑）我倒想着，可是我（低声）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所以就没敢惊动您。

周蘩漪啊，你，你刚才在——

鲁贵我？我在大客厅伺候老爷见客呢！（故意地不明白）太太有什么事么？

周蘩漪没什么，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

鲁贵（谄笑）我们家里是个下等人，说话粗里粗气，您可别见怪。

周蘩漪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想见一见，跟她谈谈闲话。

鲁贵是，那是太太的恩典。对了，老爷刚才跟我说，怕明天要下大雨，请太太把老爷的那一件旧雨衣拿出来，说不定老爷就要出去。

周蘩漪四风跟老爷捡的衣裳，四风不会拿么？

鲁贵我也是这么说啊，您不是不舒服么？可是老爷吩咐，不要四风，还是要太太自己拿。

周蘩漪那么，我一会儿拿来。

鲁贵不，是老爷吩咐，说现在就要拿出来。

周蘩漪哦，好，我就去吧。——你现在叫鲁妈进来，叫她在这房里等一等。

鲁贵是，太太。

（鲁贵下。蘩漪的脸更显得苍白，她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烦郁。

周蘩漪（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地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望着空空的前面，继而垂下头去。鲁贵上）

鲁贵刚才小当差来，说老爷催着要。

周蘩漪（抬头）好，你先去吧。我叫陈妈送去。

（蘩漪由饭厅下，鲁贵由中门下。移时鲁妈——即鲁侍萍——与四风上。鲁妈的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光景，鬓发已经有点斑白，面貌白净，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有些呆滞，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但是在那秀长的睫毛，和她圆大的眸子间，还寻得出她少年时静慧的神韵。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分，旧蓝布裤褂，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依然像大户里落魄的妇人。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好小，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她说话总爱微微地笑，尤其因为刚见着两年未见的亲女，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快乐的光彩，她的声音很低，很沉稳，语音像一个南方人曾经和北方人相处很久，夹杂着许多模糊、轻快的南万音，但是她的字句说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齐整，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涡，叫我们想起来四风笑时口旁一对浅浅的涡影。

（鲁妈拉着女儿的手，四风就像个小鸟偎在她身边走进来。后面跟着鲁贵，提着一个旧包袱。他骄傲地笑着，比起来这母子的美吨的欢欣，他更是粗鄙了。

鲁四风太太呢？

鲁贵就下来。

鲁四风妈，您坐下。（鲁妈坐）您累么？

鲁妈不累。

鲁四凤（高兴地）妈，您坐一坐。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水。

鲁侍萍不，不要走，我不热。

鲁贵凤儿，你跟你妈拿一瓶汽水来，（向鲁妈）这儿公馆什么没有？一到夏天，柠檬水，果子露，西瓜汤，橘子，香蕉，鲜荔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鲁侍萍不，不，你别听你爸爸的话。这是人家的东西。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会，回头跟我同——同这位周太太谈谈，比喝什么都强。

鲁贵太太就会下来，你看你，那块白包头，总舍不得拿下来。

鲁侍萍（和蔼地笑着）真的，说了那么半天。（笑望着四凤）连我在火车上搭的白手中都忘了解啦。（要解它）

鲁四凤（笑着）妈，您让我替您解开吧。（走过去解。这里，鲁贵走到小茶几旁，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烟盒里）

鲁侍萍（解下白手巾）你看我的脸脏么？火车上尽是土，你看我的头发，不要叫人家笑。

鲁四凤不，不，一点都不脏。两年没见您，您还是那个样。

鲁侍萍哦，凤儿，你看我的记性。谈了这半天，我忘记把你顶喜欢的东西跟你拿出来啦。

鲁四凤什么？妈。

鲁侍萍（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包来）你看，你一定喜欢的。

鲁四凤不，您先别给我看，让我猜猜。

鲁侍萍好，你猜吧。

鲁四凤小石娃娃？

鲁侍萍（摇头）不对，你太大了。

鲁四凤小粉扑子。

鲁侍萍（摇头）给你那个有什么用？

鲁四凤哦，那一定是小针线盒。

鲁侍萍（笑）差不多。

鲁四凤那您叫我打开吧。（忙打开纸包）哦，妈！顶针，银顶针！爸，您看，您看！（给鲁贵看）

鲁贵（随声说）好！好！

鲁四凤这顶针太好看了，上面还镶着宝石。

鲁贵什么？（走两步，拿来细看）给我看看。

鲁侍萍这是学校校长的太太送给我的。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叫我拾着了，还给他。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拿出一大堆小首饰，叫我挑，送给我的女儿。我就检出这一件，拿来送给你，你看好不好？

鲁四凤好，妈，我正要这个呢。

鲁贵咦，哼，（把顶针交给四凤）得了吧，这宝石是假的，你挑的真好。

鲁四凤（见着母亲特别欢喜说话，轻蔑地）哼，您呀，真宝石到了您的手里也是假的。

鲁侍萍凤儿，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鲁四凤（撒娇）妈，您不知道，您不在这儿，爸爸就拿我一个人撒气，尽欺负我。

鲁贵（看不惯他妻女这样“乡气”，于是轻蔑地）你看你们这点穷相，走到大家公馆，不来看看人家的阔排场，尽在一边闲扯。四凤，你先把你这两年做的衣裳给你妈看看。

鲁四凤（白眼）妈不希罕这个。

鲁贵你不也有点首饰么？你拿出来给你妈开开眼。看看还是我对，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

鲁侍萍（向鲁贵）我走的时候嘱咐过你，这两年写信的时候也总不断地提醒过你，我说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阔公馆，叫人家使唤。你偏——（忽然觉得这不是谈家事的地方，回头向四凤）你哥哥呢？

鲁四凤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么？

鲁贵不是等着你们，人家等着见老爷呢。（向鲁妈）去年我叫人跟你捎个信，告诉你大海也当了矿上的工头，那都是我在这儿嘀咕上的。

鲁四凤（厌恶她父亲又表白自己的本领）爸爸，您看哥哥去吧。他的脾气有点不好，怕他等急了，跟张爷刘爷们闹起来。

鲁贵真他妈的。这孩子的狗脾气我倒忘了，（走向中门，回头）你们好好在这屋子坐一会，别乱动，太太一会儿就下来。

（鲁贵下。母女见鲁贵走后，如同犯人望见看守走了一样，舒展地吐出一口气来。母女二人相对凄然地笑了一笑，刹那间，她们脸上又浮出欢欣，这次是由衷心升起来愉快的笑。）

鲁侍萍（伸出手来，向四凤）哦，孩子，让我看看你。

（四凤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鲁四凤妈，您不怪我吧？您不怪我这次没听您的话，跑到周公馆做事吧？

鲁侍萍不，不，做了就做了。——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子也不告诉我，我下车走到家里，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说我的女儿在这儿。

鲁四凤妈，我怕您生气，我怕您难过，我不敢告诉您。——其实，妈，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就是像我这样帮人，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

鲁侍萍不，你以为妈怕穷么？怕人家笑我们穷么？不，孩子，妈最知道认命，妈最看得开，不过，孩子，我伯你太年青，容易一阵子犯糊涂，妈受过苦，妈知道的。你不懂，你不知道这世界太——人的心太——。（叹一口气）好，我们先不提这个。（站起来）这家的太太真怪！她要见我干什么？

鲁四凤嗯，是啊。（她的恐惧来了。但是她愿意向好的一面想）不，妈，这边太太没有多少朋友，她听说妈也会写字，念书，也许觉得很相近，所以想请妈来谈谈。

鲁侍萍（不信地）哦？（慢慢看这屋子的摆设，指着有镜台的柜）这屋子倒是挺雅致的。就是家具太旧了点。这是——？

鲁四凤这是老爷用的红木书桌，现在做摆饰用了。听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老爷偏偏喜欢用，到哪儿带到哪儿。

鲁侍萍那个（指着有镜台的柜）是什么？

鲁四风那也是件老东西，从前的第一个太太，就是大少爷的母亲，顶爱的东西。您看，从前的家具多笨哪。

鲁侍萍哦，奇怪。——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

鲁四风您也觉奇怪不是？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夏天反而要关窗户。

鲁侍萍（回想）凤儿，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鲁四风（笑）真的？您大概是想我梦到这儿。

鲁侍萍对了，梦似的。——奇怪，这地方怪得很，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低下头坐下）

鲁四风（慌）妈，您怎么脸上发白？您别是受了暑，我帮您拿一杯冷水吧？

鲁侍萍不，不是，你别去——我怕得很，这屋子有鬼怪！

鲁四风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我怕得很，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已经忘了许多年的人又在我心里转。四风，你摸摸我的手。

鲁四风（摸鲁妈的手）冰凉，妈，您可别吓坏我。我胆子小，妈，妈，一——这屋子从前可闹过鬼的！

鲁侍萍孩子，你别怕，妈不怎么样。不过，四风，我好像我的魂来过这儿似的。

鲁四风妈，您别瞎说啦，您怎么来过？他们二十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那时候，您不是还在南方么？

鲁侍萍不，不，我来过。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见过。

鲁四风妈，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我怕。

鲁侍萍别怕，孩子，别怕。孩子。（声音愈低，她用力地想，她整个人，缩缩到记忆的最下层深处）

鲁四风妈，您看那个柜干什么？那就是从前死了的第一个太太的东西。

鲁侍萍（突然低声颤颤地向四风）凤儿，你去看，你去看，那只柜子靠右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只小孩穿的绣花虎头鞋。

鲁四风妈，您怎么啦？不要这样疑神疑鬼的。

鲁侍萍凤儿，你去，你去看一看。我心里有点怯，我有点走不动，你去！

鲁四风好，我去看。

（她走到柜前，拉开抽斗，看。

鲁侍萍（急问）有没有？

鲁四风没有，妈。

鲁侍萍你看清楚了？

鲁四风没有，里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

鲁侍萍哦，那大概是我在做梦了。

鲁四风（怜惜她的母亲）别多说话了，妈，静一静吧。妈，您在外受了委屈了，（落泪）从前，您不是这样神魂颠倒的。可怜的妈呀（抱着她）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不要紧的。——刚才我在门房听见这家里还有两位少爷？

鲁四风嗯妈，都很好，都很和气的。

鲁侍萍（自言自语地）不，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多呆。不成。不成。

鲁四风妈，您说什么？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妈，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

鲁侍萍周？这家里姓周？

鲁四风妈，您看您，您刚才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么，怎么会忘了？（笑）妈，我明白了，您还是路上受热了。我先跟你拿着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照片，给您看。我再跟你拿点水来喝。

[四风在镜台上拿了相片过来，站在鲁妈背后，给她看。

鲁侍萍（拿着相片，看）哦！（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手发颤）

鲁四风（站在鲁妈背后）您看她多好看，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笑得多美，他们说还有点像我呢。可惜，她死了，要不然，——（觉得鲁妈头向前倒）哦，妈，您怎么啦，您怎么？

鲁侍萍不，不，我头晕，我想喝水。

鲁四风（慌，掐着鲁妈的手指，搓她的头）妈，您到这边来！（扶鲁妈到一个大的沙发前，鲁妈手里还紧紧地拿着相片）妈，您在这儿躺一躺。我帮您拿水去。

（四风由饭厅门忙跑下。

鲁侍萍哦，天哪。我是死了的人！这是真的么？这张相片？这些家具？怎么会？——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

[四风拿水上，鲁妈忙擦眼泪。

鲁四风（持水杯，向鲁妈）妈，您喝一口，不，再喝几口。（鲁妈饮）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嗯，好，好啦。孩子，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鲁四风（惊讶）妈，您怎么啦？

[由饭厅传出要鬻滴喊“四风”的声音。

鲁侍萍谁喊你？

鲁四风太太。

[周鬻滴声：四风！

鲁四风■。

（周鬻滴声：四风，你来，老爷的雨衣你给放在哪儿啦？



鲁四风（喊）我就来。（向鲁妈）妈等一等，我就回来。

鲁侍萍好，你去吧。

（四风下。鲁妈周围望望，走到柜前，抚摩着她从前的家具，低头沉思。忽然听见屋外花园里走路的声音，她转过身来，等候着。

（鲁贵由中门上。

鲁贵 四风呢？

鲁侍萍这儿的太太叫了去啦。

鲁贵 你回头告诉太太，说找着雨衣，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还要跟太太说几句后。

鲁侍萍老爷要到这屋里来？

鲁贵 嗯，你告诉清楚了，别回头老爷来到这儿，太太不在，老头儿又发脾气了。

鲁侍萍你跟太太说吧。

鲁贵 这上上下下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我忙不开，我可不能等。

鲁侍萍我要回家去，我不见太太了。

鲁贵 为什么？这次太太叫你来，我告诉你，就许有点什么很要紧的事跟你谈谈。

鲁侍萍我预备带着凤儿回去，叫她辞了这儿的事。

鲁贵 什么？你看你这点——

（周蘩漪由饭厅上。

鲁贵 太太。

周蘩漪（向门内）四风，你先把那两套也拿出来，问问老爷要哪一件。（里面答应）哦，（吐出一口气，向鲁妈）这就是四风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鲁贵 等太太是应当的。太太准她来跟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

（四风由饭厅出，拿雨衣进）

周蘩漪请坐！你来了好半天啦。（鲁妈只在打量着，没有坐下）

鲁侍萍不多一会，太太。

鲁四风太太，把这三件雨衣都送给老爷那边去么？

鲁贵 老爷说就放在这儿，老爷自己来拿，还请太太等一会，老爷见您有话说呢。

周蘩漪知道了。（向四风）你先到厨房，把晚饭的菜看看，告诉厨房一下。

鲁四风是，太太。（望着鲁贵，又疑惧地望着蘩漪由中门下）

周蘩漪鲁贵，告诉老爷，说我同四风的母亲谈话，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

鲁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见鲁贵不走）你有什么事么？

鲁贵 太太，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

周蘩漪二少爷告诉过我了。

鲁贵 老爷刚才吩咐，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

周蘩漪我知道了。好，你去吧。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向鲁妈）坐下谈，不要客气。（自己坐在沙发上）

鲁侍萍（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我刚下火车，就听见太太这边吩咐，要我来见见您。

周蘩漪我常听四风提到你，说你念过书，从前也是很好的门第。

鲁侍萍（不愿提起从前的事）四风这孩子很傻，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啦。

周蘩漪不，她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她。这孩子不应当叫她伺候人，应当替她找一个正当的出路。

鲁侍萍太太多夸奖她了。我倒是不愿意这孩子帮人。

周蘩漪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一见面，彼此都觉得性情是直爽的，所以我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

鲁侍萍（忍不住）太太，是不是我这小孩平时的举动有点叫人说闲话？

周蘩漪（笑着，故为很肯定他说）不，不是。

（鲁贵由中门上。

鲁贵 太太。

周蘩漪什么事？

鲁贵 克大夫已经来了，刚才汽车夫接来的，现时在小客厅等着呢。

周蘩漪我有客。

鲁贵 客？——老爷说请太太就去。

周蘩漪我知道，你先去吧。

（鲁贵下。

周蘩漪（向鲁妈）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况说一说。第一我家里的女人很少。

鲁侍萍是，太太。

周蘩漪我一个人是个女人，两个少爷，一位老爷，除了一两个老妈子以外，其余用的都是男下人。

鲁侍萍是，太太，我明白。

周蘩漪四风的年纪很轻，哦，她才十九岁，是不是？

鲁侍萍不，十八。

周蘩漪那就对了，我记得好像她比我的孩子是大一岁的样子。这样年青的孩子，在外边做事，又生得很秀气的。

鲁侍萍太太，如果四风有不检点的地方，请您千万不要瞒我。

周蘩漪不，不，（又笑了）她很好的。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我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才十六岁。——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

（鲁贵自书房门上。

鲁贵 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

周蘩漪没有人陪着克大夫么？

鲁贵 王局长刚走，老爷自己在陪着呢。

鲁侍萍太太，您先看去。我在这儿等着不要紧。

周蘩漪不，我话还没说完。（向鲁贵）你跟老爷说，说我没有病，我自己并没要请医生来。

鲁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看鲁贵）你在干什么？

鲁贵 我等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要吩咐。

周蘩漪（忽然想起来）有，你跟老爷说完话之后，你出去叫一个电灯匠来。刚才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旧电线落下来了，走电，叫他赶快收拾一下，不要电了人。

鲁贵 是，太太。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见鲁妈立起）鲁奶奶，你还是坐呀。哦，这屋子又闷热起来啦。（走到窗户，把窗户打开，回来，坐）这些天我就看着我这孩子奇怪，谁知这两天，他忽然跟我说说他很喜欢四风。

鲁侍萍什么？

周蘩漪也许预备要帮助她学费，叫她上学。

鲁侍萍太太，这是笑话。

周蘩漪我这孩子还想四风嫁给他。

鲁侍萍太太，请您不必往下说，我都明白了。

周蘩漪（追一步）四风比我的孩子大，四风又是很聪明的女孩子，这种情形——

鲁侍萍（不喜欢蘩漪的暧昧的口气）我的女儿，我总相信是个懂事，明白大体的孩子。我向来不愿意她到大公馆帮人，可是我信得过，我的女儿就帮这两年，她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的。

周蘩漪鲁奶奶，我也知道四风是个明白的孩子，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鲁侍萍（叹气）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万没想到的事，回头我就预备把她带走，现在我就请太太准了她的长假。

周蘩漪哦，哦，——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我也觉得很妥当的。不过有一层，我怕，我的孩子有点傻气，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见四风的。

鲁侍萍您放心。我后悔得很，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她父亲管的。明天，我准离开此地，我会远远地带她走，不会见着周家的人。太太，我想现在带着我的女儿走。

周蘩漪那么，也好，回头我叫账房把工钱算出来。她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派入送去，我有一箱子旧衣服，也可以带着去，留着她以后在家里穿。

鲁侍萍（自语）凤儿，我的可怜的孩子！（坐在沙发上落泪）天哪。

周蘩漪（走到鲁妈面前）不要伤心，鲁奶奶。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到我这儿来，一定有办法。好好地带她回去，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他，自然比在这儿好的。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蘩漪！（蘩漪抬头。鲁妈站起，忙躲在一旁，神色大变，观察他）你怎么还不去？

周蘩漪（故意地）上哪儿？

周朴园克大夫在等着你，你不知道么？

周蘩漪克大夫？谁是克大夫？

周朴园跟你从前看病的克大夫。

周蘩漪我的药喝够了，我不预备再喝了。

周朴园那么你的病……

周蘩漪我没有病。

周朴园（忍耐）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对于妇科很有研究。你的神经有点失常，他一定治得好。

周蘩漪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

周朴园（冷酷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疾忌医，下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

周蘩漪哼，我假若是病，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向饭厅门走）

周朴园（大声喊）站庄！你上哪儿去？

周蘩漪（不在意地）到楼上去。

周朴园（命令地）你应当听话。

周蘩漪（好像不明白地）哦！（停，不经意地打量他）你看你！（尖声笑两声）你简直叫我想笑。（轻蔑地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又大笑，由饭厅跑下，重重地关上门）

周朴园来人！

（仆人上。

仆人 老爷!

周朴园太太现在在楼上。你叫大少爷陪着克大夫到楼上去跟太太看病。

仆人是，老爷。

周朴园你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小心点，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看太太。

仆人是，老爷。

周朴园还有，叫大少爷告诉克大夫，说我有点累，不陪他了。

仆人是，老爷。

(仆人下。朴园点着一支吕宋烟，看见桌上的雨衣。

周朴园 (向鲁妈) 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 (看着他) 大概是的。

周朴园 (拿起看看) 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侍萍嗯。

周朴园 (看她不走) 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鲁侍萍 (看着他) 不知道，老爷。

周朴园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周朴园你的女儿?

鲁侍萍四风是我的女儿。

周朴园那你走错屋子了。

鲁侍萍哦。——老爷没有事了?

周朴园 (指窗) 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 (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 你站一站，(鲁妈停) 你——你贵姓?

鲁侍萍我姓鲁。

周朴园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侍萍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朴园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

鲁侍萍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周朴园 (沉思) 无锡? 嗯，无锡 (忽而) 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侍萍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周朴园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鲁侍萍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周朴园 (沉思) 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侍萍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周朴园嗯，(沉吟) 无锡是个好地方。

鲁侍萍哦，好地方。

周朴园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

鲁侍萍是，老爷。

周朴园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鲁侍萍哦。

周朴园你知道么?

鲁侍萍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周朴园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鲁侍萍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周朴园我间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鲁侍萍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无论什么事，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周朴园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鲁侍萍姓梅的?

周朴园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么?

鲁侍萍不敢说。

周朴园哦。

鲁侍萍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哦? 你说说看。

鲁侍萍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痛苦）哦！

鲁侍萍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了她，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周朴园（汗涔涔地）哦。

鲁侍萍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鲁侍萍我姓鲁，老爷。

周朴园（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这个女孩子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鲁侍萍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周朴园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侍萍亲戚？

周朴园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怎么？

鲁侍萍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惊愕）什么？

鲁侍萍她没有死。

周朴园她还在？不会吧？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鲁侍萍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哦，救活啦？

鲁侍萍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周朴园那么，她呢？

鲁侍萍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周朴园那个小孩呢？

鲁侍萍也活着。

周朴园（忽然立起）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

周朴园哦。

鲁侍萍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周朴园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周朴园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鲁侍萍嗯，就在此地。

周朴园哦！

鲁侍萍老爷，您想见一见她么。

周朴园不，不。谢谢你。

鲁侍萍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周朴园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鲁侍萍大概她是下愿意吧，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周朴园嗯，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鲁侍萍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

周朴园好，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鲁侍萍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周朴园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精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检出来。

鲁侍萍旧衬衣？

周朴园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侍萍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要哪一件？

鲁侍萍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惊愕）梅花？

鲁侍萍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周朴园（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鲁侍萍（愤怒）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周朴园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鲁侍萍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自语）哦，天哪，我觉得我像在做梦。

周朴园我看过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侍萍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周朴园怪不得四凤这样像你。

鲁侍萍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周朴园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

鲁侍萍（低头）哦。

周朴园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鲁侍萍（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周朴园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鲁侍萍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

周朴园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鲁侍萍你不要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周朴园那两方面都好。再有，我要问你的，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鲁侍萍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周朴园我问，他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

周朴园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鲁侍萍他的脚指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

周朴园（冷笑）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

鲁侍萍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

周朴园（沉静）他还是我的儿子。

鲁侍萍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

周朴园（忽然）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侍萍什么？

周朴园留着你养老。

鲁侍萍（苦笑）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么？

周朴园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鲁贵我现在要辞退的，四凤也要回家。不过——

鲁侍萍你不要怕，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么？你放心，我不会的。大后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是一场梦，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

周朴园好得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

鲁侍萍什么？

周朴园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

鲁侍萍你？（笑）三十年我一个人度过了，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

周朴园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

鲁侍萍（停一停）我，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什么？说吧？

鲁侍萍（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你想见他？

鲁侍萍嗯，他在哪儿？

周朴园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不过是什么，

周朴园他很大了。

鲁侍萍（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我不会那样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

周朴园（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鲁侍萍（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周朴园侍萍。

鲁侍萍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周朴园可是你——

[外面争吵声。鲁大海的声音：“放开我，我要进去。”三四男仆声：“不成，不成，老爷睡觉呢。”门外有男仆等与鲁大海挣扎声。

周朴园（走至中门）来人！（仆人由中门进）谁在吵？

仆人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他不讲理，非见老爷不可。

周朴园哦，（沉吟）那你就叫他进来吧。等一等，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我有话问他。

仆人是，老爷。

[仆人由中门下。

周朴园（向鲁妈）侍萍，你不要大固执，这一点钱你不收下，将来你会后悔的。

鲁侍萍（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仆人领鲁大海进，大海站在左边，三四仆人立一旁。

鲁大海（见鲁妈）妈，您还在这儿？

周朴园（打量鲁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海（大笑）董事长，您不要同我摆架子，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

周朴园你？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

鲁大海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

周朴园你有什么事吧？

鲁大海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周朴园（摇头）我不知道。

鲁大海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来问问董事长，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允许不允许？

周朴园哦，——那么，那三个代表呢？

鲁大海我跟你说吧，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

周朴园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事情么？

鲁大海告诉不告诉你没有关系。——我问你，你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究竟是怎么回子事？

[周萍由饭厅上，见有人，即想退回。

周朴园（看萍）不要走，萍儿，（视鲁妈，鲁妈知萍为其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周萍是，爸爸。

周朴园（指身侧）萍儿，你站在这儿。（向大海）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能文涉事情的。

鲁大海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候，不过是想去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

周朴园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鲁大海可是你完全错了，我们这次罢工是有团结的，有组织的。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你们允许就允许；不允许，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

周朴园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

鲁大海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

周朴园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

[朴园在桌上找电报，仆人递给他；此时周冲偷偷由左书房进，在旁谛听。

周朴园（给大海电报）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

鲁大海（拿过去读）什么？他们又上工了。（放下电报）不会，不会。

周朴园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

鲁大海（惊，怒）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么？（又看电报，忽然笑起来）哼，这是假的。你们自己假作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笑）哼，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

周萍（忍不住）你是谁？敢在这儿胡说？

周朴园萍儿！没有你的话。（低声向大海）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几个代表么？

鲁大海你不用多说，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

周朴园好，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

鲁大海（笑）你不要骗小孩子，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

周朴园哦，（向仆）合同！（仆由桌上拿合同递他）你看，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

鲁大海（看合同）什么？（慢慢地，低声）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自己就签了字呢？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

周朴园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

鲁大海那三个代表呢？

周朴园昨天晚车就回去了。

鲁大海（如梦初醒）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

周萍（怒）你混账！

周朴园不许多说话。（回头向大海）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开除了！？

周冲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向冲）你少多嘴，出去！（冲由中门气下）

鲁大海哦，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你胡说！

鲁侍萍（至大海前）别说了，走吧。

鲁大海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在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厉声）下去！

（仆人等拉他，说：“走！走！”）

鲁大海（对仆人）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周萍（忍不住气，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账东西！（大海立刻要还手，但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打他。

鲁大海（向萍高声）你，你！（正要骂，仆人一起打大海。大海头流血。鲁妈哭喊着护大海）

周朴园（厉声）不要打人！（仆人们停止打大海，仍拉着大海的手）

鲁大海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周莽（向仆人们）把他拉下去。

鲁侍萍（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呆呆地看着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大海为仆人拥下，鲁妈亦下。台上只有朴园与萍。）

周萍（过意不去地）父亲。

周朴园你太莽撞了。

周萍可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

（半晌。）

周朴园克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么？

周萍看完了，没有什么。

周朴园哦，（沉吟，忽然）来人！

（仆人由中门上。）

周朴园你告诉太太，叫她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我已经把他们辞了。

仆人是，老爷。

周萍怎么？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周朴园你不知道刚才这个工人也姓鲁，他就是四凤的哥哥么？

周萍哦，这个人就是四凤的哥哥？不过，爸爸——

周朴园（向下人）跟太太说，叫账房跟鲁贵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叫他们今天就去。去吧。

〔仆人由饭厅下。〕

周萍爸爸，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很忠诚的。

周朴园哦，（呵欠）我很累了。我预备到书房歇一下。你叫他们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

周萍是，爸爸。

（朴园由书房下。）

周萍（叹了一口气）嗨！（急向中门下，冲适由中门上）

周冲（着急地）哥哥，四凤呢？

周萍我不知道。

周冲是父亲要辞退四凤么？

周萍嗯，还有鲁贵。

周冲即便是她的哥哥得罪了父亲，我们不是把人家打了么？为什么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周萍你可问父亲去。

周冲 这太不讲理了。

周萍 我也这样想。

周冲 父亲在哪儿？

周萍 在书房里。

[冲至书房，萍在屋里踱来踱去。四凤由中门走进，颜色苍白，泪还垂在眼角。

周萍（忙走至四凤前）四凤，我对不起你，我实在不认识他。

鲁四凤（用手摇一摇，满腹说不出的话）

周萍 可是你哥哥也不应该那样乱说话。

鲁四凤不必提了，错得很。（即向饭厅去）

周萍 你干什么去，

鲁四凤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再见吧，明天你走，我怕不能看你了。

周萍 不，你不要去。（拦住她）

鲁四凤不，不，你放开我。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么？

周萍（难过）凤，你——你饶恕我么？

鲁四凤不，你不要这样，我并不怨你，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不过，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周萍 可是，以后呢？

鲁四凤那——再说吧！

周萍 不，四凤，我要见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你，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四凤，你……

鲁四凤不，无论如何，你不要来。

周萍 那你想旁的法子来见我。

鲁四凤没有旁的法子。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形么？

周萍 要这样，我是一定要来的。

鲁四凤不，不，你不要胡闹，你千万不……

[ 繁漪由饭厅上。

鲁四凤哦，太太。

周繁漪你们在这儿啊！（向四凤）等一会儿，你的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什么东西，我可以交给他带回去。也许我派人跟你送去。——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鲁四凤杏花巷十号。

周繁漪你不要难过，没事可以常来找我。送给你的衣服，我回头叫人送到你那里去。是杏花巷十号吧？

鲁四凤是，谢谢太太。

[ 鲁妈在外面叫：“四凤！四凤！”

鲁四凤妈，我在这儿。

[ 鲁妈由中门上。

鲁侍萍四凤，收拾收拾零碎的东西，我们先走吧。快下大雨了。

[ 风声，雷声渐起。

鲁四凤是，妈妈。

鲁侍萍（向繁漪）太太我们走了。（向四凤）四凤，你跟太太谢谢。

鲁四凤（向太太请安）太太，谢谢！（含着眼泪看萍，萍缓缓地转过头去）

[ 鲁妈与四凤由中门下，风雷声更大。

周繁漪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周萍 你没有权利问。

周繁漪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周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繁漪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周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周繁漪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周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周繁漪（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周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得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周繁漪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周萍（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你，她——

周繁漪（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周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周繁漪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周萍（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你们在这儿说什么？

周萍 我正跟母亲说刚才的事情呢。

周朴园他们走了么？

周蘩漪走了。

周朴园蘩漪，冲儿又叫我说哭了，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

周蘩漪（走到书房门口）冲儿。冲儿！（不听见里面答应声音，便走进去）

（外面风雷大作。）

周朴园（走到窗前望外面，风声甚烈。花盆落地打碎的声音）萍儿，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这窗关上。大概是暴雨就要下来了。

周萍 是，爸爸！（由中门下）

[朴园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闪电。

——幕落























#### 第四幕

景——周宅客厅内。半夜两点钟的光景。

〔开幕时，周朴园一人坐在沙发上，读文件；旁边燃着一个立灯，四周是黑暗的。〕

〔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雨声淅沥可闻，窗前帷幕垂下来了，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由门上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周朴园（放下文件，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来人啦！（取眼镜，擦目，声略高）来人！（擦着眼镜，走到左边饭厅门口，又恢复平常的声调）这儿有人么？（外面闪电，停，走到右边柜前，按铃。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

（仆人上。）

仆人 老爷！

周朴园我叫了你半天。

仆人 外面下雨，听不见。

周朴园（指钟）钟怎么停了？

仆人（解释地）每次总是四凤上的，今天她走了，这件事就忘

周朴园什么时候了？

仆人 嗯，——大概有两点钟了。

周朴园刚才我叫账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楚了吗？

仆人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一个姓鲁的，是么，

周朴园嗯。

仆人 预备好了。

（外面闪电，朴园回头望花园。）

周朴园藤萝架那边的电线，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

仆人 叫了，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明天再来。

周朴园那不危险么？

仆人 可不是么？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碰着那根电线，就给电死了。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没有人走那儿。

周朴园哦。——什么，现在几点了？

仆人 两点多了。老爷要睡觉么？

周朴园你请太太下来。

仆人 太太睡觉了。

周朴园（无意地）二少爷呢？

仆人 早睡了。

周朴园那么，你看青大少爷。

仆人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还没有回来。

（沉默半晌。）

周朴园（走回沙发前坐下，寂寞地）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

仆人 是，老爷，一个人也没有。

周朴园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客来。

仆人 是，老爷。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

周朴园（呵欠，感到更深的空洞）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仆人 是，差不多都睡了。

周朴园好，你去吧。

仆人 您不要什么东西么？

周朴园我不要什么。

〔仆人由中门下。朴园站起来，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又停在右边柜前，拿起侍萍的相片。开了中间的灯。〕

（冲由饭厅上。）

周冲（没想到父亲在这儿）爸！

周朴园（露喜色）你——你没有睡？

周冲 嗯。

周朴园找我么？

周冲 不，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周朴园（失望）哦——你母亲在楼上。

周冲 没有吧，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她的门锁着。——是的，那也许。——爸，我走了。

周朴园冲儿，（冲立）不要走。

周冲 爸，您有事？

周朴园没有。（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周冲（服从地）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周朴园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

周冲 吃了。

周朴园打了球没有？

周冲 嗯。

周朴园快活么？

周冲 嗯。

周朴园（立起，拉起他的手）为什么，你怕我么？

周冲 是，爸爸。

周朴园（干涩地）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是么？

周冲（窘迫）我，我说不出来，爸。

[半晌。

（朴园走回沙发，坐下叹一口气。招冲来，冲走近。

周朴园（寂寞地）今天——呢，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停）你知道么？

周冲（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周朴园（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

周冲（无表情地）嗯，怕。

周朴园（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

周冲（悔怨地）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

[半晌。

周朴园（恳求地）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欢么？

周冲 嗯。

[半晌。

周朴园（责圣地望着冲）你对我说话很少。

周冲（无神地）嗯，我——我说不出，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嗫嚅地）您今天有点奇怪，我——我——

周朴园（不愿他向下说）嗯，你去吧！

周冲 是，爸爸。

（冲由饭厅下。

（朴园失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立起，拿起侍萍的照片，寂寞地呆望着四周。关上立灯，面向书房。

（繁漪由中门上。不做声地走进来，雨衣上的水还在往下雷雨滴，发鬓有些湿。颜色是很惨白，整个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梁，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的疯狂的火，然而也是冷酷的，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像是厌弃了一切，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

（她看见朴园，他惊愕地望着她。

周繁漪（毫不奇怪地）还没有睡？（立在中门前，不动）

周朴园你？（走近她，粗而低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了？（望着她，停）冲儿找你一晚上。

周繁漪（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周朴园这样大的雨，你出去走走？

周繁漪嗯，——（忽然报复地）我有神经病。

周朴园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周繁漪（厌恶地）你不用管。

周朴园（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周繁漪（冷冷地，有意义地）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周朴园（不耐烦地）不要胡言乱语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周繁漪（无神地望着他，清楚地）在你的家里！

周朴园（烦恶地）在我的家里？

周繁漪（觉得报复的快感，微笑）嗯，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园一夜晚？

周繁漪（快意地）嗯，淋了一夜晚。

（半晌，朴园惊疑地望着她，繁漪像一座石像地仍站在门前。

周朴园繁漪，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周繁漪（冷冷地）不，不，（忽然）你拿的什么？（轻蔑地）哼，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伸手拿）

周朴园你可以不看，萍儿母亲的。

周繁漪（抢过去了，前走了两步，就向灯下看）萍儿的母亲很好看。

（朴园没有理她，在沙发上坐下。

周繁漪我问你，是不是？

周朴园嗯。

周繁漪样子很温存的。

周朴园（眼睛望着前面）

周繁漪她很聪明。

周朴园（冥想）嗯。

周繁漪（高兴地）真年青。

周朴园（不自觉地）不，老了。

周蘩漪（想起）她不是早死了么？

周朴园嗯，对了，她早死了。

周蘩漪（放下相片）奇怪，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周朴园（抬起头，疑惑地）不，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她吗？

周蘩漪（忽然）她的名字很雅致，侍萍，侍萍，就是有点丫头气。

周朴园好，我看你睡去吧。（立起，把相片拿起来）

周蘩漪拿这个做什么？

周朴园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周蘩漪不，不，（从他手中取过来）放在这儿一晚上，（怪样地笑）不会掉的，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周朴园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周蘩漪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愠怒）好，你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周蘩漪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

周朴园（严肃地）蘩漪，你走，我叫你上楼去！

周蘩漪（轻蔑地）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暴躁地）我不愿意。

（半响。）

周朴园（低声）你要注意这儿，（指头）记着克大夫的后，他要你静静地，少说话。明天克大夫还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周蘩漪谢谢你！（望着前面）明天？哼！

〔萍低头由饭厅走出，神色忧郁，走向书房。〕

周朴园萍儿。

周萍（抬头，惊讶）爸！您还没有睡。

周朴园（责备地）怎么，现在才回来？

周萍不，爸，我早回来，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周朴园你现在做什么？

周萍我到书房，看看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

周朴园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

周萍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我预备现在就走。

周蘩漪（忽然）现在？

周萍嗯。

周蘩漪（有意义地）心里就这样急么？

周萍是，母亲。

周朴园（慈爱地）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周萍这时走，明天一早到，找人方便些。

周朴园信就在书房书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萍点头，走向书房）你不用去！（向蘩漪）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周蘩漪（看朴园，不信任地）嗯！

（蘩漪进书房。）

周朴园（望着出.谨慎地）她不愿上楼，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叫底下人好好地伺候她睡觉。

周萍（无法地）是，爸爸。

周朴园（更小心）你过来！（萍走近，低声）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心点，（烦恶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周萍出去了？

周朴园嗯。（严重地）在外面淋了一夜晚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伯这不是好现象。——（觉得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

周萍（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事情就会过去的。

周朴园（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

（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蘩漪持信上。〕

周蘩漪（嫌恶地）信在这儿！

周朴园（如梦初醒，向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振起喜色）嗯！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你好好地休息两天。

周蘩漪（盼望他走）嗯，好。

〔朴园由书房下。〕

周蘩漪（见朴园走出，阴沉地）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周萍（声略带愤）嗯。

周蘩漪（忽然急躁地）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

周萍（闪避地）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请你睡觉。

周蘩漪（冷笑）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

周萍（故意装做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繁漪（进发）你不用瞒我。我知道，我知道，（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周萍（心悸）不，你不要这样想。

周繁漪（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骗我？（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周萍（镇静自己）你不要神经过敏，我送你上楼去。

周繁漪（突然地，高声）我不要你送，走开！（抑制着，恨恶地，低声）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周萍（抑制自己的烦嫌）那么，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周繁漪（不明白地）你上哪儿？

周萍（不得已地）我要走，我要收拾收拾我的东西。

周繁漪（忽然冷静地）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周萍（敌对地）你不用问，你自己知道。

周繁漪（低声，恐吓地）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

（半晌，繁漪望萍，萍低头。

周萍（断然，阴沉地）嗯，我去了，我去了，（挑战地）你要怎么样？

周繁漪（软下来）不怎么样，（强笑）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你不要怪我。我只问你走了以后，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周萍以后？——（贸然地）我娶她！

周繁漪（突如其来地）娶她，

周萍（决定地）嗯。

周繁漪（刺心地）父亲呢？

周萍（淡然）以后再说。

周繁漪（神秘地）萍，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周萍（不明白）什么？

周繁漪（劝诱地）如果今天你不走，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周萍不必，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我可以跟任何人谈。——她——她不过就是穷点。

周繁漪（愤然）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的弟弟。——（忧郁地）萍！

周萍干什么？

周繁漪（阴郁地）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周萍不知道。

周繁漪（恐惧地）你看看你的父亲，你难道想象不出？

周萍我不明白你的话。

周繁漪（指自己的头）就在这儿，你不知道么？

周萍（似懂非懂地）怎么讲？

周繁漪（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个怪物似地守着我。他们——

周萍（烦）我劝你，不要这样胡想，好不好？

周繁漪（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就成了疯子了。

周萍（没办法）唉！（看表）不早了，给我信吧，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周繁漪（恳求地）萍，这不是不可能的。（乞怜地）萍，你想想，你就一点——就一点无动于衷么？

周萍你——（故意恶很地）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我有什么办法？

周繁漪（愤怒地）什么，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被你父亲气死的么？

周萍（一了百了，更狠毒地激惹她）我母亲不像你，她懂得爱！她爱她自己的儿子，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周繁漪（爆发，眼睛射出疯狂的人）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你忘了就在这屋子，三年前的你么？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你忘了，我们——（突停，压制自己，冷笑）哦，这是过去的事，我不提了。（萍低头，身发颤，坐沙发上，悔恨抓着他的心，面上筋肉成不自然的拘挛。她转向他，哭声，失望他说着）哦，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后，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到我死，才算完。他厌恶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萍！——

周萍（心乱）你，你别说了。

周繁漪（急促地）萍，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周萍（躲闪地）不，不成。

周繁漪（恳求地）即使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

周萍（恐惧地）什么。你简直胡说！

周繁漪（恳求地）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风接来——一块儿往，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周萍（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周繁漪（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诱惑地笑，向萍奇怪地招着手，更诱惑地笑）你过来，你——你怕什么？

周萍（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来）哦，我不要你这样笑！（更重）不要你这样对我笑！（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

周蘩漪（酸楚地）我这样累你么，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

周萍（痛苦地）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恨我自己么，

周蘩漪（冷冷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郑重地）萍，今天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

周萍 什么？

周蘩漪（清清楚楚地）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周萍（走到她面前，声沉重，慢说）你跟我滚开！

周蘩漪（顿，又缓缓地）什么？

周萍 你现在下像明白人，你上楼睡觉去吧。

周蘩漪（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完了。

周萍（疲倦地）嗯，你去吧。

周蘩漪（绝望，沉郁地）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

周萍（惊）什么，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

周蘩漪（坐下）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周萍（悔惧）什么时候你在那里，

周蘩漪（低头）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

周萍（急切）你呢？

周蘩漪（无神地望着前面）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

周萍 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

周蘩漪 嗯。

周萍 后来，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

周蘩漪（慢而清明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周萍 哦！（走到她身旁，低声）那窗户是你关上的，是么？

周蘩漪（更低的声音，阴沉地）嗯，我。

周萍（恨极，恶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周蘩漪（抬起头）什么？

周萍（暴烈地）你真是一个疯子！

周蘩漪（无表情地望着他）你要怎么样？

周萍（狠恶地）我要你死！再见吧！

[萍由饭厅急走下，门猝然地关上。]

周蘩漪（呆滞地坐了一下，望着饭厅的门。瞥见侍萍的相片，拿在手上，低声，阴郁地）这是你的孩子！（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相纸，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静地立起来，走了两步）奇怪，心里静的很！

（中门轻轻推开，蘩漪回头，鲁贵缓缓地走进来。他的狡黠的眼睛，望着她笑着。

鲁贵（鞠躬，身略弯）太太，您好。

周蘩漪（略惊）你来做什么？

鲁贵（假笑）跟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周蘩漪（镇静）哦，你刚才在门口？

鲁贵（低声）对了。（更秘密地）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我——（假笑）我就没敢进来。

周蘩漪（沉静地，不为所迫）你原来要做什么？

鲁贵（有把握地）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我不必多说了。

周蘩漪（嫌恶地）你现在想怎么样？

鲁贵（倨傲地）我想见见老爷。

周蘩漪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鲁贵 没有什么，要是太太愿意办，不找老爷也可以。——（着重，有意义地）都看太太要怎么样。

周蘩漪（半晌，忍下来）你说吧，我也许可以帮你的忙。

鲁贵（重复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愿意做主，不叫我见老爷，多麻烦（假笑）那就大家都省事了。

周蘩漪（仍不露声色）什么，你说吧。

鲁贵（谄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饭吃。

周蘩漪（不高兴地）你，你以为我——（转缓和）好，那也没有什么。

鲁贵（得意地）谢谢太太。（伶俐地）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周蘩漪（爽快地）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

鲁贵（行礼）谢谢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您没见着二少爷么？

周蘩漪 没有。

鲁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

周蘩漪（烦厌地）嗯？

鲁贵（婉转地）可是，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



周蓊漪你们少爷？

鲁贵（解释地）就是大海——我那个狗食的儿子。

周蓊漪怎么样？

鲁贵（很文雅地）我们的侍萍，实在还不知道呢。

周蓊漪（惊，低声）侍萍？（沉下脸）谁是侍萍？

鲁贵（以为自己被轻视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里的——，就是鲁妈。

周蓊漪你说鲁妈，她叫侍萍，

鲁贵（自夸地）她也念过书。名字是很雅气的。

周蓊漪“侍萍”那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么，

鲁贵我，我，（为难，勉强笑出来）我记不得了。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

周蓊漪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给他看）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鲁贵（看了一会，抬起头）不认识，太太。

周蓊漪（急切地）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她的么？（略停）你想想看，往远处想。

鲁贵（摇头）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突然疑惧地）太太，您怎么？

周蓊漪（回思，自己疑惑）多半我是胡思乱想。（坐下）

鲁贵（贪婪地）啊，太太，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么？可是我们大海又把钱回了，您想，——

[中门渐渐推开。

鲁贵（回头）准？

（大海由中门进，衣服俱湿，脸色阴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倦，憎恨在他举动里显明地露出来。蓊漪惊讶地望着他。

鲁大海（向鲁奇）你在这儿！

鲁贵（讨厌他的儿子）嗯，你怎么进来的？

鲁大海（冰冷地）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鲁贵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看顾你妈，找四风怎么样了？

鲁大海（用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四风没找着，妈在门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见四风了么？

鲁贵（轻蔑）没有，我没有看见。（觉得大海小题大作，烦恶地皱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会儿就会回家。（走近大海）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妥了，都完了，走吧！

鲁大海我不走。

鲁贵你要干什么，

鲁大海你也别走，——你先跟我把这儿大少爷叫出来，我找不着他。

鲁贵（疑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么样？我刚弄好，你是又要惹祸？

鲁大海（冷静地）没有什么，我只想跟他谈谈。

鲁贵（不信地）我看你不对，你大概又要一一

鲁大海（暴躁地，抓着鲁贵的领口）你找不找？

鲁贵（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鲁大海好，（放开他）你去吧。

鲁贵大海，你，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你不会——

鲁大海嗯，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鲁贵真的？

鲁大海（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低声）你去不去，

鲁贵我，我，大海，你，你——

周蓊漪（镇静地）鲁贵，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鲁贵也好，（向大海）可是我请完大少爷，我就从那门走了，我，（笑）我有点字。

鲁大海（命令地）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

鲁贵好，好，（向饭厅下）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鲁大海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

鲁贵（生气）你，你，你——（低声，自语）这个小王八蛋！（设法子，走进饭厅下）

周蓊漪（立起）你是谁，

鲁大海（粗卤地）四风的哥哥。

周蓊漪（柔声）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

鲁大海嗯。

周蓊漪（眼色阴沉地）我怕他会不见你。

鲁大海（冷静地）那倒许。

周蓊漪（缓缓地）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

鲁大海（回头）什么！

周蓊漪（阴沉的暗示）他现在就要走。

鲁大海（愤怒地）他要跑了，他——

周蓊漪嗯，他——

[萍由饭厅上，脸上有些慌，他看见大海，勉强地点一点头，声音略有点颤，耸极力在镇静自己。

周萍（向大海）哦！

鲁大海好。你还在这儿，（回头）你叫这位太太走开，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

周萍（望着繁漪，她不动，再走到她面前）请您上楼去吧。

周繁漪好！（昂首由饭厅下）

（半晌。二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大海愤愤地望着上，二入不动。）

周萍（耐不住，声略颤）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

鲁大海（阴沉沉）听说你要走。

周萍（惊，略镇静，强笑）不过现在也赶得上，你来得还是时候，你预备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鲁大海（狠恶地笑一笑）你准备好了？

周萍（沉郁地望着他）嗯。

鲁大海（走到他面前）你！（用力地击着萍的脸，方才的创伤又破，血向下流）

周萍（握着拳抑制自己）你，你——（忍下去，由袋内抽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

鲁大海（切齿地）哼？现在你要跑了！

（半晌。）

周萍（压下自己的怒气，辩白地，故意用低沉的声音）我早有这个计划。

鲁大海（恶狠地笑）早有这个计划？

周萍（平静下来）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鲁大海误会？（看自己手上的血，擦在身上）我对你没有误会，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

周萍（柔和地）我们两次见面，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

鲁大海（轻蔑地）不用推托，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帐，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

周萍（看出大海的神气，失望地）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平静地）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我愿意任你收拾我。

鲁大海（侮蔑地）你会这样大方，——在你家里，你很聪明！哼，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

周萍（直视大海，有勇气地）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是怕你。你错了，与其说我怕你，不如说我怕我自己；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我不愿做错第二件事。

鲁大海（嘲笑地）我看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刚才要不是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宰了你（恐吓地）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

周萍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辛酸地）你以为我伯死，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欢迎你。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

鲁大海（厌恶地）哦，你——活厌了，可是你还拉着我年青的糊涂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周萍（无法，强笑）你说我自私么？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跟她开开心就完了么，你问问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爱她。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

鲁大海你倒说得很好！（突然）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娶她？

周萍（略顿）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情。

鲁大海（辛辣地）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董事长爸爸。他们叫你随便就丢掉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对不对？

周萍（忍耐不下）我要你问问四凤，她知道我这次出去，是离开了家庭，设法脱离了父亲，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

鲁大海（嘲弄）你推得很好。那么像你深更半夜的，刚才跑到我家里，你怎样推托呢，

周萍（迸发激烈地）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我才这样说。我爱四凤，她也爱我，我们都年青，我们都是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方。

鲁大海这么，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董事长大少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周萍（略顿，啜嘴）那，那——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女人逼着我，激成我这样的。

鲁大海（紧张地，低声）什么，还有一个女人？

周萍嗯，就是你刚才见过那位太太。

鲁大海她？

周萍（苦恼地）她是我的后母！——哦，我压在心里多少年，我当谁也不敢说——她念过书，她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她，——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鲁大海四凤知道么？

周萍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含着苦痛的眼泪，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以后我越越怕，越恨，越厌恶。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你懂么？我要离开她，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不放手。她是个鬼，她什么都不顾忌。我真活厌了。你明白么？我喝酒，胡闹，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外面都装得很正经的女人。过后我见着四凤，四凤叫我明白，叫我又活了一年。

鲁大海（不觉吐出一口气）哦。

周萍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然而——（缓慢地）奇怪，我忽然跟你说了。

鲁大海（阴沉地）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

周萍（没想到，厌恶地）你，你胡说！（觉得方才太冲动，对一个这么不切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半晌，镇静下，自己想方才脱口说出的原因，忽然，慢慢地）我告诉你，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哥哥，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我没有一点骗她。

鲁大海（略露善意）那么你真预备要四凤么，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

周萍（诚恳地）嗯，我今天走了，过了一二个月，我就来接她。

鲁大海可是董事长少爷，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

周萍（由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这封信，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就说的这件事。

鲁大海（故意闪避地）用不着给我看，我——没有工夫！

周萍（半晌，抬头）那我现在再没有什么旁的保证，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你再不相信我，我现在人还是在你手里。

鲁大海（辛酸地）周大少爷，你想想这样我就完了么？（恶狠地）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

周萍（惊慌）你要怎么样？

鲁大海（恨恶地）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有劲的东西。

周萍哦。好，你来吧！（骇惧地闭上目）

鲁大海可是——（叹一口气，递手枪与萍）你还是拿去吧。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

周萍（莫明其妙地）怎么？（接下枪）

鲁大海（苦闷地）没有什么。老太太们最糊涂。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它能够多叫四风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么了。

（萍还想说话，大海挥手，叫他不必要再说，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

鲁大海（命令地）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

周萍（奇怪）什么？

鲁大海四风啊——她自然在你这儿。

周萍没有，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

鲁大海（疑惑地）那奇怪，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钟头，不见她。我想自然在这儿。

周萍（担心）她在雨里走了两个钟头，她——她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么？

鲁大海（肯定地）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

周萍（突然恐惧）啊，她不会——（坐下呆望）

鲁大海（明白）你以为——不，她不会，（轻蔑地）不，我想她没有这个胆量。

周萍（颤抖地）不，她会。你不知道她。她爱脸，她性子强，她——不过她应当先见我，她（仿佛已经看见她溺在河里）不该这样冒失。

（半晌。）

鲁大海（忽然）哼，你装得好，你想骗过我，你，——她在你这儿！她在你这儿！

（外面远处口哨声。）

周萍（以手止之）不，你不要嚷。（哨声近，喜色）她，她来了！我听见她！

鲁大海什么？

周萍这是她的声音，我们每次见面，是这样的。

鲁大海她在哪儿？

鲁大海大概就在花园里？

[萍开窗吹哨，应声更近。]

周萍（回头，眼含着眼泪，笑）她来了！

[中门敲门声。]

周萍（向大海）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她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

（忙引大海至饭厅门，大海下。）

[外面的声音：（低）萍！]

周萍（忙跑至中门）凤儿！（开门）进来！

[四风由中门进，头发散乱，衣服湿透，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眼角粘着淋漓的鬓发，衣裳贴着皮肤，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她见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到母亲，呆呆地望着他。]

鲁四风萍！

周萍（感动地）凤。

鲁四风（胆怯地）没有人吧。

周萍（难过，怜悯地）没有。（拉着她的手）

鲁四风（放开胆）哦！萍！（抱着萍抽咽）

周萍（如许久未见她）你怎么，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找着我？（止不住地）你怎么进来的？

鲁四风我从小门偷进来的。

周萍凤，你的手冰凉，你先换一换衣服。

鲁四风不；萍，（抽咽）让我先看看你。

周萍（引她到沙发，坐在自己一旁，热烈地）你，你上哪儿去了。凤？

鲁四风（看看他，含着眼泪微笑）萍，你还在这儿，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

周萍（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床紫线毯给她围上）我可怜的风儿，你怎么这样傻，你上哪儿去了，我的傻孩子！

鲁四风（擦着眼泪，拉着萍的手，萍蹲在旁边）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可是我怕，我拼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一条河跳。

周萍（紧握着四风的手）凤！

鲁四风——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

周萍 哦，凤，我对不起你，原谅我，是我叫你这样，你原谅我，你不要怨我。

鲁四风萍，我怎么也不会怨你的。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我忽然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我怕我刚才对她起的誓，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我情愿不活着。可是，我刚要碰那根电线，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我想到你在屋子里。哦，萍，我突然觉得，我不能这样就死，我不能一个人死，我丢不了你。我想起来，世界大的很，我们可以走，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萍啊，你——

周萍（沉重地）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鲁四风（急切地）就是这一条路，萍，我现在已经没有家，（辛酸地）哥哥恨死我，母亲我是没有脸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只有你，萍，（哀告地）你明天带我去吧。

[半晌。]

周萍（沉重地摇着头）不，不——

鲁四风（失望地）萍。

周萍（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们现在就走。

鲁四风（不相信地）现在就走？

周萍（怜惜地）嗯，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以后再来接你，不过现在不必了。

鲁四风（不信地）真的，一块儿走么？

周萍 嗯，真的。

鲁四风（狂喜地，扔下线毯，立起，亲萍的一手，一面擦着眼泪）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哦，我爱你！（在他身下流泪）

周萍（感动地，用手绢擦着眼泪）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开了。

鲁四风（自慰地，在萍的怀里）嗯，我们离开这儿了，不分开了。

周萍（约束自己）好，凤，走以前我们先见见一个人。见完他我们就走。

鲁四风一个人？

周萍 你哥哥。

鲁四风哥哥？

周萍 他找你，他就在饭厅里头。

鲁四风（恐惧地）不，不，你不要见他，他恨你，他会害你的。走吧，我们就走吧。

周萍（安慰地）我已经见过他。——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们也走不了的。

鲁四风（胆怯）可是，萍，你——

（萍走到饭厅门口，开门。）

周萍（叫）鲁大海！鲁大海！——噢，他不在这儿，奇怪，也许他从饭厅的门出去了。（望着四风）

鲁四风（走到萍面前，哀告地）萍。不要管他，我们走吧。（拉他向中门走）我们就这样走吧。

（四风拉萍至中门，中门开，鲁妈与大海进。）

（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另变了一个人。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哑了，眼皮失望地向下垂，前额的皱纹很深深地刻在上面，过度的刺激使着她变成了呆滞，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像是已烘干了一部分，头发还有些湿，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她的手在颤，很小心地走进来。）

鲁四风（惊惧）妈！（畏缩）

[略顿，鲁妈哀怜地望着四风。]

鲁侍萍（伸出手向四风，哀痛地）凤儿，来！

（四风跑至母亲面前，跪下。）

鲁四风妈！（抱着母亲的膝）

鲁侍萍（抚摸四风的头顶，痛惜地）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四风（泣不成声地）妈，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忘了您的话了。

鲁侍萍（扶起四风）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风（低头）我疼您，妈，我怕，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看不起我，我不敢告诉您。

鲁侍萍（沉痛地）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酸苦地）然而天，这谁又料得到，天底下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哦，你们妈的命太苦，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鲁大海（冷淡地）妈，我们走吧，四风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指萍）商量好了，他先走，以后他再接四风。

鲁侍萍（迷惑地）谁说的？谁说的，

鲁大海（冷冷地望着鲁妈）妈。我知道您的意思，自然只有这么办。所以，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让他们去吧。

鲁侍萍（迷惑，坐下）什么？让他们去？

周萍（啜嘴）鲁奶奶，请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待她，我们现在决定就走。

鲁侍萍（拉着四风的手，颤抖地）凤，你，你要跟他走，鲁四风（低头，不碍已紧握着鲁妈的手）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侍萍（忍不住）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鲁大海（奇怪地）妈，您怎么？

鲁侍萍（站起）不，不成！

鲁四风（着急）妈！

鲁侍萍（不顾她，拉着她的手）我们走吧。（向大海）你出去叫一辆洋车，四风大概走不动了。我们走，赶快走。

鲁四风（死命地退缩）妈，您不能这样做。

鲁侍萍不，不成！（呆滞地，单调地）走，走。

鲁四凤（哀求）妈，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

周萍（走向鲁妈前）鲁奶奶，我知道我对不起您。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您——

鲁大海妈，（不懂地）您这一次，我可不明白！

鲁侍萍（不得已，严厉地）你先去雇车去！（向四凤）凤儿，你听着，我情愿你没有，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走吧！

（大海刚至门口，四风喊一声。

鲁四凤（喊）阿，妈，妈！（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侍萍（抱着四风）我的孩子，你——

周萍（急）她晕过去了。

[鲁妈按着她的前额，低声唤“四风”忍不住地泣下。

（萍向饭厅跑。

鲁大海不用去——不要紧，一点凉水就好。她小时就这样。

（萍拿原水洒在地面上，四风渐醒，面呈死白色。

鲁侍萍（拿凉水灌四风）凤儿，好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鲁四凤（口渐张眼睁开，喘上一口气）阿，妈！

鲁侍萍（安慰地）孩子，你不要怪妈心狠，妈的苦说不出。

鲁四凤（叹出一口气）妈！

鲁侍萍什么？凤儿。

鲁四凤我，我不能不告诉你，萍！

周萍凤，你好点了没有？

鲁四凤萍，我，总是瞒着你；也不肯告诉您（乞怜地望着鲁妈）妈，您——

鲁侍萍什么，孩子，快说。

鲁四凤（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鲁侍萍（切迫地）怎样，你说你有——（过受打击，不动）

周萍（拉起四风的手）四风！怎么，真的，你——

鲁四凤（哭）嗯。

周萍（悲喜交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鲁四凤（低头）大概已经三个月。

周萍（快慰地）哦，四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我的——

鲁侍萍（低声）天哪。

周萍（走向鲁）鲁奶奶，您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都是我错了：我求您！（跪下）我求您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后对得起她，对得起您。

鲁四凤（立起，走到鲁妈面前跪下）妈，您可怜可怜我们，答应我们，让我们走吧。

鲁侍萍（不做声，坐着，发痴）我是在做梦。我的儿女，我自己生的儿女。三十年工夫——哦，天哪，（掩面哭，挥手）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转过头去）

周萍谢谢您！（立起）我们走吧。凤！（四风起）

鲁侍萍（回头，不自主地）不，不能够！

[四风又跪下。

鲁四凤（哀求）妈，您，您是怎么？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是穷，不管他是谁，我是他的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我看得见的只有他，妈，我现在到了这一步：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他是什么，我也跟他是什么。妈，您难道不明白，我——

鲁侍萍（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苦痛地）孩子。

鲁大海妈，妹妹既然是闹到这样，让她去了也好。

周萍（阴沉地）鲁奶奶，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自己走了。凤！

鲁四凤（摇头）萍！（还望着鲁妈）妈！

鲁侍萍（沉重的悲伤，低声）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个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摸着四凤的头）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享着福。冤孽是在我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他们快活，谁晓得就是罪过？他们年青，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么错。（立起，望着天）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的儿女们都是好孩子，心地干净的，那么，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回过身）凤儿，——

鲁四凤（不安地）妈，您心里难过，——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鲁侍萍（回转头。和蔼地）没有什么。（微笑）你起来，凤儿，你们一块儿走吧。

鲁四凤（立起，感动地，抱着她的母亲）妈！

周萍去（看表）不早了，还只有二十五分钟，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走吧。

鲁侍萍（沉静地）不，你们这次走，是在黑地里走，不要惊动旁人。（向大海）大海，你出叫车去，我要回去，你送他们到车站。

鲁大海嗯。

[大海由中门下。

鲁侍萍（向四凤哀婉地）过来，我的孩子，让我好好地亲一亲。（四风过来抱母；鲁妈向萍）你也来，让我也看你一下。（萍至前，低

头，鲁望他擦眼泪）好你们走吧——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

周萍 您说吧。

鲁侍萍你们不答应，我还是不要四风走的。

鲁四风妈，您说吧，我答应。

鲁侍萍（看他们两人）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永远也不许见我。

鲁四风（难过）妈。那不——

周萍（眼色、低声）她现在很难过，才说这样的话，过后，她就会好了的。

鲁四风嗯，也好，——妈，那我们走吧。

（四风跪下，向鲁妈叩头，四风落泪，鲁妈竭力忍着。

鲁侍萍（挥手）走吧！

周萍 我们到饭厅里出去吧。饭厅里还放着几件东西。

（三人——萍，四风，鲁妈——走到饭厅门口，饭厅门开。繁漪走出，三人俱惊视。

鲁四风（失声）太太！

周繁漪（沉稳地）咦，你们到哪儿去？外面还打着雷呢！

周萍（向繁漪）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周繁漪嗯，不只我，还有人呢。（向饭厅上）出来呀，你！

〔冲由饭厅上，畏缩地。

鲁四风（惊愕）二少爷！

周冲（不安地）四风！

周萍（不高兴，向弟）弟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周冲（莫名其妙地）妈叫我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繁漪（冷冷地）现在你就明白了。

周萍（焦躁，向繁漪）你这是干什么？

周繁漪（嘲弄地）我叫你弟弟来跟你们送行。

周萍（气愤）你真卑——

周冲 哥哥！

周萍 弟弟，我对不起：——（突向繁漪）不过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

周冲（迷惑地）妈，这是怎么回事？

周繁漪你看哪！（向四风）四风，你预备上哪儿去？

鲁四风（嗫嚅）我……我……

周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告诉他们，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

周冲（明白）什么，四风，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鲁四风嗯，二少爷，我，我是——

周冲（半质问她）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风我不是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

周萍（向四风）不，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你告诉他们！（指繁漪）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我！

周冲（略惊）四风，你——

周繁漪（恹恹）现在你明白了。（冲低头）

周萍（突向繁漪，刻毒地）你真没有一点心肝！你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会破坏么？弟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意思，你说，你预备对我怎么样，说！哥哥都会原谅你。

（冲望繁漪，又望四风，自己低头。

周繁漪冲儿说呀！（半晌，急促）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为什么不抓着四风问，你为什么不抓着你哥哥说话呀，（又顿。众人俱看冲，冲不语）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一点儿不动气么？

周冲（抬头，羔羊似地）不，不，妈！（又望四风，低头）只要四风愿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周萍（走到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周冲（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我并不是真爱四风；（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周萍（感激地）不过，弟弟——

周冲（望着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周繁漪（整个消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周冲（受侮地）妈！

周萍（惊）你是怎么回事？

周繁漪（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周萍（不平地）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你这样说话。

周繁漪（痛苦地）萍，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

周冲（难过地）妈，您怎么？

周繁漪（丢弃了拘束）我叫他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

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活着的女人！

周冲（心痛地）哦，妈。

周萍（眼色向冲）她病了。（向繁漪）你跟我上楼去吧！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周繁漪胡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指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周冲（痛恨）妈，我最爱的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周萍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周繁漪（激烈地）不要学你的父亲。没有疯——我这是没有疯！我要你说，我要你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的一口气！

周萍（狼狈地）你叫我做什么，我看你上楼睡觉去吧。

周繁漪（冷笑）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大家俱惊，略顿。

周冲（无可奈何地）妈！

周繁漪（不顾地）告诉他们，告诉四凤，告诉她！

鲁四凤（忍不住）妈呀！（投入鲁妈怀）

周萍（望着弟弟，转向繁漪）你这是何苦！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周繁漪（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周萍（苦恼）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

周繁漪（报复地）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你记着，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周萍（愤怒）你胡说，我没有，我没有欺骗他！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繁漪冷笑）——（向四凤）不要理她，她疯了，我们走吧。

周繁漪不要走，大门锁了。你父亲就下来，我派人叫他来的。

鲁侍萍哦，太太！

周萍 你这是干什么？

周繁漪（冷冷地）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你们再走。

（喊）朴园，朴园！……

周冲 妈，您不要！

周萍（走到繁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繁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鲁侍萍（慌）四凤，我们出去。

周繁漪不，他来了！

[朴园由书房进，大家俱不动，静寂若死。

周朴园（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周繁漪（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周朴园（见鲁妈，四凤在一起，惊）阿，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周繁漪（拉四凤向朴园）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指着朴园向四凤）叫他爸爸！（指着鲁妈向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鲁侍萍太太！

周繁漪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跟这个妈叩头。

周萍（难堪）爸爸，我，我——

周朴园（明白地）怎么——（向鲁妈）侍萍，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周繁漪（惊）什么？

鲁侍萍（慌）不，不，您弄错了。

周朴园（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鲁侍萍不，不！（低头）啊！天！

周繁漪（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嗯。（烦厌地）繁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周繁漪天哪！

[半晌。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看着她的母亲，鲁妈苦痛地低着头。萍脑筋昏乱，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这时繁漪渐渐移到同冲身边，现在她突然发觉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地使她同情萍，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她不自主地仇恨地望着自己的冲儿。

周朴园（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活着。

周萍（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向母）哦，妈！（痛苦地）

周朴园（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

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周萍(向鲁妈)您——您是我的——

鲁侍萍(不自主地)萍——(回头抽咽)

周朴园跪下,萍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鲁四凤(昏乱地)妈,这不可能是真的。

鲁侍萍(不语,抽咽)

周蘩漪(笑向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

周萍(怪笑,向朴)父亲!(怪笑,向鲁妈)母亲!(看四凤,指她)你——

鲁四凤(与萍互视怪笑,忽然忍不住)阿,天!(由中门跑下,萍扑在沙发上,鲁妈死气沉沉地立着)

周蘩漪(急喊)四凤!四凤!(转向冲)冲儿,她的样子不大对,你赶快出去看她。

(冲由中门跑下,喊四凤。

周朴园(至萍前)萍儿,这是怎么回事?

周萍(突然)爸,您不该生我!(跑,由饭厅下)

(远处听见四凤的惨叫声,冲狂呼四凤,过后冲也发出惨叫。

鲁侍萍四凤,你怎么啦!

(同时叫)

周蘩漪我的孩子,我的冲儿!

[二人同由中门跑出。

周朴园(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颤声)怎么?怎么?

(仆由中门跑上。

仆人(喘)老爷!

周朴园快说,怎么啦?

仆人(急不成声)四凤……死了……

周朴园(急)二少爷呢?

仆人也……也死了。

周朴园(颤声)不,不,怎……么?

仆人四凤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二少爷不知道,赶紧拉了一把,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

周朴园(几晕)这不会。这,这——这不能够,不能够!

(朴园与仆人跑下。

(萍由饭厅出,颜色惨白。但是神气沉静地。他走到那张放鲁大海的手枪的桌前,抽开抽屉,取出手枪,手微颤,慢慢走进右边书房。

(外面人声嘈杂,哭声,叫声,吵声,混成一片。鲁妈由中门上,脸更呆滞,如石膏人像。老年仆人跟在后面,拿着电筒。

(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

老仆(安慰地)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

鲁侍萍(无神地)我哭不出来!

老仆人是无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鲁侍萍不,我想静一静。(呆立)

[中门大开,许多仆人围着蘩漪,蘩漪不知是在哭是在笑。

仆人(在外面)进去吧,太太,别看哪。

周蘩漪(为人拥至中门,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

周朴园(走在中门中,眼泪在面上)蘩漪,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老仆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有法子办了。

周蘩漪(进来,干哭)冲儿,我的好孩子。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呆立)

周朴园(已进来)你要静一静。(擦眼泪)

周蘩漪(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外面仆人与鲁大海打架声。

周朴园这是谁?谁在这时候打架。

(老仆下问,立时另一仆人上。

周朴园外面是怎么回事?

仆人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他这时又来了,跟我们打架。

周朴园叫他进来!

仆人老爷,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他已经从小门跑了。

周朴园跑了?

仆人是,老爷。

周朴园(略顿。忽然)追他去,跟我追他去。

仆人是,老爷。

(仆人一齐下。屋中只有朴园、鲁妈、蘩漪三人。



周朴园（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

（三人都坐下来。

鲁侍萍都去吧！让他去了也好，我知道这孩子。他恨你，我知道他下会回来见你的。

周朴园（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轻的反而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忽然）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无人应）来人呀！来人！（无人应）你们跟我找呀，我的大儿子呢？

（书房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周繁漪（忽然）啊！（跑下书房，朴园呆立不动，立时繁漪狂喊跑出）他……他……

周朴园他……他……

（朴园与繁漪一同胞下，进书房。

[鲁妈立起，向书房颠踉了两步，至台中，渐向下倒，跪在地上，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

[舞台渐暗，奏序幕之音乐（High Mass—Bach）①若在远处奏起，至完全黑暗时最响，与序幕末尾音乐声同。幕落，即开，接尾声。

尾声

（开幕时舞台黑暗。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声，序幕姊弟的声音：

弟弟声姐姐，你去问她。

姊妹声（低声）不，弟弟你问她，你问她。

[舞台渐明，景同序幕，又回到十年后腊月三十日的下午。老妇（鲁妈）还在台中歪倒着，姊、弟在旁。

姊妹你问她，她知道。

弟弟我不，我怕你，你去。（推姊妹，外面合唱声止）

[姑乙由中门进，见老妇倒地上，大惊愕，忙扶起她。

姑奶奶乙（扶她）起来吧，鲁奶奶！起来吧！（扶她至右边儿一旁坐，忙走至姊弟前，安慰地）弟弟策尔没有吓着。快去吧，妈就在外边等着你们。姐姐，你领弟弟去吧。

姊姊谢谢您，姑奶奶。（替弟弟穿衣服）

姑奶奶乙外面冷得很，你们都把衣服穿好。

妹妹嗯，再见！

姑奶奶乙再见。（姊领弟弟出中门）

（姑乙忙走到壁炉前，照护老妇人。

（姑甲由右门饭厅进。

姑奶奶乙嘘，（指鲁妈）她出来了。

姑奶奶甲（低声）周先生就下来看她，你照护照护。我要出去。

姑奶奶乙好，你等一等，（从墙角拿一把雨伞）外头怕要下雪，你要这一把伞吧。

姑奶奶甲（和蔼地）谢谢你。（拿着雨伞由中门出去）

（老人由左边厅出，立门日，望着。

姑奶奶乙（指鲁妈，向老翁）她在这儿！

老人哦！

（半晌。

老人（关心地，向姑奶奶乙）她现在怎么样？

姑奶奶乙（轻叹）还是那样！

老人吃饭还好么？

姑奶奶乙不多。

老人（指头）她这儿？

姑奶奶乙（摇头）不，还是不认识人。

[半晌。

姑奶奶乙楼上您的太太，看见了？

老人（呆滞地）嗯。

姑奶奶乙（鼓励地）这两人，她倒好。

老人是的。——（指鲁妈）这些天没有人看她么？

姑奶奶乙您说她的儿子，是么，

老人嗯。一个姓鲁叫大海的。

姑奶奶乙（同情地）没有。可怜，她就是想着儿子。每到节期总在窗前望一晚上。

老人（叹气，绝望地，自语）我怕，我怕他是死了。

姑奶奶乙（希望地）不会吧？

老人（摇头）我找了十年了，——没有一点影子。

姑奶奶乙唉，我想她的儿子回家，她一定会明白的。

老人（走到炉前，低头）侍萍！

（老妇回头，呆呆地望着他，若不认识，起来，面上无一丝表情，一时，她走向窗前。

老人（低声）侍萍！侍——

姑奶奶乙（向老人摆手，低声）让她走，不要叫她！

[老妇至窗前，慢吞吞地拉开帷幔，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人绝望地转过头，望着炉中的火光，外面忽而闹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同脚步声。中门大开，姊弟进。）

姊姊（向弟）在这儿？一定在这儿？

弟弟（落泪，点着头）嗯！嗯！

姑奶奶乙（喜欢他们来打破这沉静）弟弟，你怎么哭了？

弟弟（抽咽）我的手套丢了！外面下雪，我的手套，我的新手套丢了。

姑奶奶乙不要嚷，弟弟，我跟你找。

姊姊弟弟，我们找。

（三个人在左角找手套。）

姑奶奶乙（向姊）有么？

姊姊没有！

弟弟（钻到沙发背后，忽然跳出来）在这儿，在这儿！（舞着手套）妈，在这儿！（跑出去）

姑奶奶乙（羡慕地）好了。去吧。

姊妹谢谢，姑奶奶！

（姊由中门下，姑乙关上门。）

（半晌。）

老人（抬头）什么？外头又下雪了？

姑奶奶乙（沉静地点头）嗯。

（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转身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人，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

[舞台渐暗。

——幕落